

互廠文藝習作叢書

歡送

蕭來創作



上海晨光出版公司

送

歡

江苏^作工业^創学院^書图书馆
藏 书 章

版 出 司 公 版 出 光 晨

號 256, 246 廈大登瀛溪路州福海上

工廠文藝習作叢書

阿英主編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(1) 工人寫作講話 | 錢小惠作 | 3,800 |
| (2) 織布機翻身記 | 何苦創作 | 3,300 |
| (3) 工人創作畫 | 錢小惠編 | 5,000 |
| (4) 王寶林結婚 | 何苦創作 | 3,800 |
| (5) 工廠素描集 | 田零·孫桂桐作 | 5,500 |
| (6) 海河散歌 | 王昌定作 | 4,200 |
| (7) 死車的復活 | 錢小惠作 | 4,000 |
| (8) 下廠與創作 | 阿英作 | 4,600 |
| (9) 工廠美術工作與新聞工作 | 程默作 | 3,900 |
| (10) 把冷了的火爐燒起來 | 何苦創作 | 3,600 |
| (11) 開花結籽 | 余曉創作 | 3,800 |
| (12) 天津工人畫集 | 錢小惠編 | 6,500 |
| (13) 滿堂紅 | 任伍創作 | 3,700 |
| (14) 控訴 | 王昌定作 | 5,600 |
| (15) 工人歌曲集 | 天津市音工團編 | 4,500 |
| (16) 光輝燦爛 | 任伍創作 | 5,000 |
| (17) 工廠裏的戰鬥 | 何苦創作 | 3,800 |
| (18) 小翠 | 吳繼雲作 | 4,000 |
| (19) 老歪和破耳朵 | 史林碧作 | 3,700 |
| (20) 皮猴 | 滕鴻濤作 | 6,200 |
| (21) 爲了祖國 | 鮑昌創作 | 4,000 |
| (22) 擦車 | 阿鳳創作 | 6,700 |
| (23) 潘長有 | 張諦創作 | 4,500 |
| (24) 歡送 | 蕭來創作 | 4,000 |
| (25) 第三次相見 | 余曉創作 | 4,500 |

¥ 4,000

晨光出版公司出版

上海福州路漢彌登大廈246,256號

目次

回頭是岸·····	一
一口小箱子·····	二〇
歡送·····	二六
立春·····	四六
工廠散記（三題）·····	五八
幸福的開端·····	七〇
我是怎樣處理「摔箱子」這篇習作的？·····	八〇

回頭是岸

一 小本本跟郭受喜

這城市解放不幾天，就有同志到廠裏來，那時候天氣還冷，同志們就圍着曬太陽的廊道上坐下來，廠子裏的工友們慢慢的，一個一個地湊攏來，大家起初還有些害怕，總是問一句，答一句，直到一位同志問到「怕不怕共產黨八路軍」的時候，人羣裏頭猛然的有誰來這麼一句：「怕嗎？共產黨跟工人是一家！」「對！」同志立刻接着就說：「咱們原本是一家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，從前咱們給國民黨反動派分散了，現在又回來了，大家真不應該怕！」話就這麼說開了頭，大家胆子也大起來。有的走近同志看人家胸前佩帶的符號，有的蹲下來給同志拉着手，談得挺親熱，就像久別重逢。這中間有同志從口袋裏掏出小本本來，開始把重要的話記上去，這麼一記却是驚動了站在人羣中的一位工友郭受喜。他用肘子碰碰旁邊的工友常立生，常立生正直楞着眼睛聽同志講解為什麼工人跟共產黨不可分的道理，聽得入神，一直沒覺得，直到郭受喜拉了他

一把，才跟着他悄悄的走出人羣。路上郭受喜帶着疑惑的口氣說：「小常，咱們還沒摸着人家的脾氣，少說話的好。」小常沒言語，只望望他。郭受喜又說：「誰知道人家葫蘆裏賣的那味藥，你沒看見，那小本本，直往上記，共產黨真厲害！」許是「真厲害」這三個字震動了小常，小常突然心裏嘀咕起來。

快到宿舍了，郭受喜變了主意，他往小胡同裏轉，小常知道他到飯鋪去，知道他嘴饒，便存心吓唬他說：「你有錢進飯鋪，不怕人家把你記上小本本去？」郭受喜一吐舌頭，走了。小常走幾步，就想起郭受喜是假精明，他的話那能信得？想開了，步子變得輕快。

宿舍裏老崔頭正把過去用磚砌死的窗戶打開來，一塊一塊的搬那磚，累得滿頭大汗，心裏可痛快。一見同屋的小常回來，便大吼一聲：「呔！災齊難滿，這回咱們可敢打開窗子說亮話了！」屋裏彷彿到了另外一番天地，風跟太陽都進了屋，小常高興的拿起條帚就要掃，老崔頭止着他說：「小常，這回，可不准就掃你那一塊，大家一律相待！」小常是愛乾淨的人，平素總把自己的床鋪整理好，床前床後掃得沒點土星，可不管別人的，現在經老崔頭一說，臉皮子薄的小常又臉紅起來。老崔頭連忙遮說着：「哪！小常還是你佔窗戶，通空氣！」小常唸過幾年小學，懂得衛生，愛看個報紙上衛生問答嚟的，沒有事就躺在床上看書，老崔頭一見就說：「又唸『蟲

蟲爬』了，小常，傷眼睛，你這就是不講衛生！」老崔頭等人家放下書，自己可戴起花鏡來，唸『蟲蟲爬』，碰見難字還問小常，他們兩個人自己說是有緣份的。

這屋裏另外還住着個郭受喜，這天晚上郭受喜從外邊回來，一路就嚷：「快來，快來，怪燙的！」老崔頭迎出去，只看郭受喜一手拿酒瓶，一手端碗熱氣騰騰的肉皮辣醬，老崔頭連忙接過去，郭受喜一邊吹端碗的手，一邊說：「X，真燙，老崔頭咱們喝兩盅。」「受喜，你哪來的錢！」「賒唄！這如今是咱們工人的天下了，不開眼的小飯舖也看準了風水，上趕着買咱們的帳，人家中紡都發了，錢是錢，麵是麵，共產黨辦事就是快！」一進屋，燈亮，屋子寬敞，郭受喜說：「真解放了，小常呢？」小常背着燈影，誠心嘔着他說：「我不敢站在亮處，怕人家記上小本本去！」說到白天的事，老崔頭說：「人家共產黨興那麼做嗎？將來好有個根據，怕嗎？只要說的是真情實話！」郭受喜聽着不耐煩起來，搖着酒瓶子說：「來，來，來，管他真的假的呢？反正人家說了，共產黨工人是一家，噯，還不賴，這五茄皮！」

二 不能分作兩撥人

這間屋原住着八個人，現在只剩下老崔頭他們三個了，其餘的人，在城外砲聲震天響的時

候，本市有家的回家去，沒家的覺得這屋子不牢靠，搬到前面職員宿舍去了。那些高級的職員們，早搬到市裏「租界」去了。

響砲的晚上，老崔頭常常叫着小常，郭受喜的名字，砲聲稍停下來時節，老崔頭就坐到小常床邊，說：「何必打呢！還不乖乖的給人退出去！」小常想了半天，突然問：「崔大爺，您說，八路真跟報紙上的那樣？」「誰出的報紙？」「國民黨唄！」「哪不結啦！竟聽他的那可沒完了，反正我知道，人家八路軍說理，決不能像國民黨強迫咱們挖壕溝去！」冷不防郭受喜來一句：「也保不住！」老崔頭僵起來說：「反正有你親自眼見的日子！」小常知道老崔頭家在解放區，常有人來來往往的，可是自己沒眼見過，有些疑惑；他可也不贊成郭受喜的話，自己心裏數着砲聲說：「也許是真的！」郭受喜呢，呼嚕呼嚕睡了過去。

趕到這解放後，工廠來了同志，有信開工，有信放薪水，原先走的工友們都陸陸續續回來了。郭受喜生這些人的氣，見一個，說一個：「給您道喜！」「道啥喜？」「這還不是大喜，跑到市裏，沒給砲彈轟着，槍子礮着？」老崔頭聽着不像話，連忙岔過話頭說：「還是那句老話！槍子有眼，不打好心人！」小常在一旁笑了說：「老崔頭，你還一腦筋迷信！」一面高興的拉着相好的工友到一邊去說：「我盼着你們回來，人家都成立了學習班，就差咱們這幾間屋的！」一

面從口袋裏拿出一本包好封皮的書來，說：「同志給我的，毛主席的書！」

剛解放不久，廠子裏顯得亂。有一天同志召集大家講話，講的是工廠是大家的，要大家關心自己的廠子。這天正趕上陰天，站在地上有點腳冷，郭受喜才聽個開頭，便說：「不行，我得換雙襪子去！」藉着換襪子他溜了。原來這兩天趁着廠裏亂，口袋裏有錢，他又過河往南市跑開了。一天難得見他的面，趕到晚上，都上十二點才帶着酒氣回來，眼神都散了。小常悄悄的跟老崔頭說：「您勸勸他，別把錢全花了，教他往家裏寄！」第二天夜裏，郭受喜一進屋，把燈擰開，大衣一擰：「媽的X！還說工廠是自己的，自己人進來，問個『底掉』，就差跟國民黨一樣搜腰了！」小常醒過來，聞見一鼻子酒氣，老崔頭起來給郭受喜撿起大衣，倒盆水，誰也沒多言語。到次日早晨，小常剛想跟他說甚麼，就教他堵回去：「去！去！我早知道，這是假的！」

小常落了個沒臉，找老崔頭去，半道上碰見一位同志，同志拉着他手說：「小常同志，你勸勸郭受喜，別老晚的回來，怕發生誤會。」小常正在生一肚子悶氣，眼圈水汪汪的，同志覺得有緣故，便問個究竟，一面安慰他說：「小常同志，你爲我們受了屈！」「不！」小常想起「工廠是自己的」那句話來，同志又說：「郭同志性情不好，其實，心裏可能沒啥！好！我自己去！」望着同志的背影，小常怔怔的，一時難過起來，心裏想：「人家同志圖什麼呢？」

湊巧這天原先搬到宿舍的幾位工友搬回來，有的思想搞通了，有的還沒搞通思想的工友扛着鋪蓋捲，一路走，一路嚷嚷着：「又給轟回來囉！又給轟回來囉！人家職員嚟！」有的勸解說：「不能那麼說，現在最要緊的是職工團結嚟！你不搬回來，教人家搬到那兒去！」郭受喜站在那一邊說話：「團結個毬！誰也揀好聽的說，團結，團結，怎麼不叫職員住過來，咱們工人搬過去！」一間屋子分出兩個道理，郭受喜他們一撥，小常無形中贊成另外一撥，大家心裏有數，意見好像繩子擰上扣了。

老崔頭因為在廠年限多，被請去幫助接管，常常不回來睡，一回兩回，可體驗出這屋子裏有點不對勁，問小常，小常不說，老崔頭只好暗中指點小常說：「郭受喜就是那宗脾氣，咱們可是團結第一！小常，一間屋裏不能分兩撥人！」

三 小常當組長

同志協助大家組織起學習班，小組是依房間組成的，兩間房編成一組，小常被大家選成小組長。這一組數他年紀小，數他「文化」高，想推辭也推辭不掉，末後大家齊着聲兒說：「小常，這又不是害你，人家同志不是說了嗎？咱們工人階級要學着自己領導自己，當小組長，也是學

習。』有的人說：「又不是作官！」有的人却鄭重其事的說：「作八路的官也難，跟下級平起平坐，他們真心替人民作事，吃苦在前，享福在後！」

小常心裏倒願意當組長，可是一想到郭受喜便氣餒起來，同志鼓勵他說：「你處處起模範作用，影響他！」小常問：「誰？」同志笑了說：「問問常立生去！」小常一聽，一頭跑掉了。

自從作了小組長後，小常有些變了，從前「自顧自」的脾氣改了。掃屋子總是掃全間，自己的床鋪給別人坐坐也行，不再像從前那樣等人一走後立刻又揮土，又拉被單。組員們都誇他說：「這孩子變了！」「別孩子，孩子，人家是組長，組長就抵個先生，教咱們認字，學習。」小常教剛認字的組員認字，又要參加大組的討論會，常常很晚才回來，惹得大家唸叨着：「快十一點了！他還回不來，明天又得上工！」年紀長一點的說：「他身子骨又單薄！」這中間不知道誰「嗤」了一聲說：「戲台底下掉眼淚，要不，人家怎麼能認出他常立生是積極分子呢？」話一落音，誰都朝說話的人瞧，說話的是郭受喜，他覺得磨不開身，便越往壞處想：「都跟他影通一氣，我偏不學習，叫他積極他的去！」人家一勸他學習，他把帽子一摘，頭衝你說：「都快禿頂了，學嗎！」郭受喜原來謝頂早，論年紀也就三十五歲左右，平常跟人們開玩笑老愛充長輩，這會提到學習，大家勸他說：「學習可不論年紀大小，活到老，學到老，一生一世也學不了！」郭

受喜不以爲然的把頭一搖：「行啦！我學會了認人民幣，買東西人家瞞不住我，就行了。」怕人再往深裏說，他掉頭走脫了。

身爲小組長，小常爲郭受喜這件事着了急，他鼓了幾次氣，在宿舍裏找到郭受喜，他臉先紅起來跟郭受喜說：「老郭，你又忘了，咱們讀報去！」看見小常來，郭受喜顯得胆虛，嘴裏說：「我可真忘了！你不來找，我就瞞一個盹了。」人家讀報的時候，郭受喜不靜心聽，只是從口袋裏往外摸花生米，嚼得咯嚙咯嚙的，小常拿他沒辦法，別的組員狠狠的跟組長說：「開小組會，批評他！」

每逢星期六晚上開檢討會，會上誰對誰有意見都可以開誠佈公的提出來，小常也想提，剛站起來就跟郭受喜的眼光碰到一起，彷彿誰推了他一把似的，小常頭昏昏的坐下來。電燈光幌幌悠悠的，雖然明明是坐在那裏，他心思可跑掉了。這晚上他彷彿沒參加會，他沒聽見大家對郭受喜提的意見，說郭受喜沒把學習放在心上，不該讀報的時候吃東西，更厲害的批評說：「老郭，你別這麼三天打魚，兩天晒網，這是破壞紀律！」郭受喜聽着嘻嘻的笑起來：「好，好，好，你們一口的八路腔，都快當組長了！」跟郭受喜一幫的工友怕弄「僵了」，連忙圓說着：「老郭，人家說的是真的！」「喝！你倒變得快，比國民黨隊伍還滑，繳槍不打。」

當天夜裏，小常翻來覆去想這問題，又記起老崔頭的「團結第一」，同志說的「影響」，他想了又想，尋思了再尋思，「可怎麼搞這網線頭呢？」心裏亂，事情也亂得像線頭似的亂，直到天亮他才昏昏沉沉睡過去。

第二天，同志發下新畫報，小常高高興興的送給每個組員去，送到郭受喜機器房的時候，小常心裏一動，他想：「我不去，」但立刻更正自己：「我真是小孩脾氣，這是革命大問題。」可巧在過道上碰見老崔頭，老崔頭拉着一麻袋廢綻子，西朗嘩朗的迎面來，問小常：「哪去？」小常立刻答：「給老郭他們送報去！」老崔頭一聽，笑謎謎的：「你們不開意見了？」沒等回話就說：「應該這麼樣！天下工人是一家！」小常愛聽這句話，興沖沖的將報紙送給老郭：「老郭，給你！」郭受喜立刻問：「要不要錢！」小常欣喜地說：「人家白送的，老郭，明天選生產小組長，你可要出席，一準啊！在中山堂裏。」原來小常他們早核計好了，大家知道郭受喜的技術好，生產上若能帶頭，起的作用一定不小。大家一核計，都贊成說：「對！對！這樣一來，他愛戴『高帽』，當了組長，好！」另外一個意見是：「老郭全好；就是不認識真理！」小常說：「慢慢來，早晚他得回心轉意。」大家高興起來，一個聲的說：「你們一個管學習，一個管生產。大家合作，不愁咱們這組弄個『勞動第一』！」

郭受喜看着報，報上有別的廠子勞動的照片，也有紡織廠的，郭受喜心裏突然想：「多啫，咱們廠子也登登報！」再看看報，又想：「共產黨真招數多，興這個，登報，叫天下人都知道，誰好？誰壞？」又看看報，報上登的像片工人都兢兢業業的，露出高興，有勁，郭受喜想：「也怪啦！共產黨一到，人人顯得精神。」翻過頁來，正版上有一幅毛主席的像，那像好似望着郭受喜，又彷彿瞧透了他心思似的，那麼莊重，那麼和藹！一時之間，郭受喜覺得愧得很，胸口熱烘烘起來。

四 一場糾紛

郭受喜沒當上生產正組長，當選了副的，正的是由學習小組長小常兼，小常一散會就拉着老郭往僻靜地方跑。到牆角地方，認真的跟老郭說：「郭大哥，論工作年限，論經驗，您都比我好，我算是應個正名兒，領導生產，還是您！」老郭有些忸怩，彷彿姑娘似的，第一回把事當成正經事，第一回聽大會場的衆人給自己拍巴掌，心理萬分感激，這會子話說得瀝瀝拉拉的：「小兄弟，我沒人緣，人家相信你。」小常鼓勵他說：「沒關係，人家現在都舉手歡迎你！」老郭想了想說：「哪！你可助我一臂之力，打比說，明天表揚誰，寫個黑板報嘸的，都由你。」小常

說：「你也學習」老郭搖搖頭說：「哪我不行，提筆忘字，我真連冀南，北海票還分不清呢！」當時倆個人商量得好好的，老郭一高興就想喝幾盅去，小常連忙勸着他說：「這如今酒貴了，四兩酒，一百多，老郭，留着錢，寄給大嫂子去！」老郭這一向，昏天黑地，這一刻才明白過了，他開始覺得小常是真變了，多麼和氣！多麼體貼自己！

有四、五天，廠子裏看見他們倆，一塊出出進進，一塊商量這個，計劃那個，同志見了，拍老郭肩膀說：「嚇！組長開小組會議！」老崔頭看見說：「改明兒，老郭咱們喝兩盅，划划，哥倆好呵！」一面伸出划拳的指頭來。

可是到七天頭上，事情生了變故。起先小常還以為老郭累了，忘記加班的時間，在床上多睡了一個盹，到房裏看他睡得好好的，不肯驚動，可是從談話之中，覺得有些蹊蹺。有一天小常又跟老郭談到社會主義的時候該多麼好，老郭迎頭一句：「又是社會主義！我都快入土了，這麼加班，加鐘點，不要一年，我就贊回去了。」小常好像挨了一頓棍子的打，心裏懶散極了。

這以後，倆個人商量事情的次數少了，碰頭相見都顯得『面善』，生產小組的成績慢慢往下跌，黑板報上的表揚全落到別個組裏。小常明明覺得大家情緒降低，明明聽見冷言冷語，記在心上，悶着想主意。有一回老郭剛過去，就聽組員說：「還不如選個別人呢？我早就知道他郭受喜

是王八拉車，有前勁沒後勁！」小常聽了，就說：「爲啥？他洩了勁呢！」

小常還沒捉摸出這個道理，撓頭的事情可來了，小常找老郭商量去，老郭又恢復原態了，正在大門口糖攤上，一邊吃芝麻糖，一邊跟左近的壞女人耍笑。小常一來，老郭說：「正組長，有甚麼事吩咐！」弄得小常臉孔一陣紅，一陣白，老郭知道小常臉皮子薄，怕談女人事，這一刻却存心說：「給你們介紹，這是學習小組長，生產小組長，能文能武，就是一樣不行，見不得母的！」逗得別人笑，壞女人們笑的聲音格外刺耳。

到小常剛開口商量問題，老郭說：「我們還不是磨房裏的驢，聽喝！」小常納着氣，從頭到梢跟他說：原來廠子新來一批線，有「三二」的和「二十」的兩種，分到每組來，這「三二」的線細容易斷，費工夫，要天半才能織一疋，小常的意思，是先從自己起帶頭作用，挑「三二」的織，然後看大家的反映。老郭一聽，用鼻子哼一聲：「『反映』，『蒼蠅』！誰跟錢有仇，我不知道別人，我知道自己，『二十』的一天一疋半，十斤來棒子麵，織『三二』的，那才新鮮！」小常說：「咱們是組長！」「組長就該替共產黨玩命！」「爲咱們自己！」「噎！口甜心苦，我不聽螻蛄咕叫！」小常只追問一句：「那你不織！」沒說二話，小常走了。老郭暗暗笑了說：「使勁是我們，得好處是你，我老郭又不是瞎子，同志眼裏祇有你，姓常的！」

小常堵氣的自己「發動」羣衆去，他耐心的挨個挨個說：「咱們工人階級得看長遠利益，吃一口饅頭胖不了，咱們自告奮勇，誰織「三二」的。」屋裏靜靜的，沒人哼氣，小常又說：「咱們是解放了，這是人家共產黨拼死拚活換來的，咱們在經濟上，就好比生產上，要自己解放自己。」話一說完，自告奮勇的都舉起手來，有不想舉的，也不由得慢慢舉起來，小常手裏的線一會功夫就發完了，最後他留下兩個人的，「我的，老郭的！」他想：怎麼樣把這線送過去，留下自個織，行倒是行，怕組員們真看出兩個組長之間鬧不團結來，右思左想，末後還是親自送過去。老郭接過線來說：「咱們可說開了，織「三二」的給「三二」的錢，不嘛？原物還給您，組長！」聽老郭的話，小常氣促起來，直咽唾沫，原想妥了的話都忘了，只是一句話：「老郭，這是上級吩咐下來的！」老郭哈哈大笑：「那好！我這也不是無理要求，走遍天下也說得出去，小常，我可不怕上級，咱們誰可也不興壓迫誰？」「什麼？我壓迫你？」小常幾乎哭出來，老郭把線一推，說：「哭嗎？講道理，有理說理！」小常一把抓着老郭的袖子，說：「走，走，咱們找同志去！」老郭一把甩開，說：「同志是個屁，我不給工作組當孫子，你去！」小常跌到牆邊，腦子漲漲的，眼淚流得滴滴達達的。